

主编 刘洪滨 赵连甲

中國當代山東書畫選萃

ZHONG GUO DANG DAI SHAN

DONG KUAI SHU XUAN CUI

中华山东快书研究会编
主编 刘洪滨 赵连甲

中國當代山東快書選萃

海右毛羨林



大眾文藝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山东快书选萃/刘洪滨、赵连甲主编.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9

ISBN 7-80094-396-8

I . 中…

II . ①刘… ②赵…

III . 山东快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3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36204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9.75 字数 512 千字 插页 1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 价:46.00 元

主 编 刘洪滨 赵连甲

副主编 朱一昆 孙镇业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金堂 刘学智 刘洪滨

孙立生 孙镇业 朱一昆

汪景寿 李鸿民 李燕平

武汉卿 赵连甲 高洪胜

郭鸿玉 贾德臣

老 树 新 花

——记美学家王朝闻谈山东快书艺术
及《中国当代山东快书选萃》

1997年夏，中华说唱艺术研究中心及中华山东快书研究会，编纂了《中国传统山东快书大全》一书。书稿编定后，曾送至中华曲艺学会顾问、当代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先生处，请其批评指正。王老看后，很高兴，不仅提出了宝贵意见，而且撰写了《庄重的开心》一文，以为代序，对该书给予了中肯的评价。该书出版后，受到了好评。

为总结经验，把快书事业搞得更好，于《中华传统山东快书大全》一书在全国发行之际，王老即与编纂该书的有关人员刘洪滨、赵连甲、贾德臣、朱一昆等，进行了亲切晤谈。畅叙中王老还提出了希望大家能够趁热打铁，再编出一部现代题材的山东快书作品集，以便能更全面地反映出山东快书艺术发展的全貌。编纂者们也早有此意，与王老的想法十分契合。

经过努力，1999年春，一部以反映建国后五十年来现实生活为主的《中国当代山东快书选萃》，终于编出来了。编纂者们自然不会忘记，尽先将这一喜讯速报知王老，并将这个即将面世的山东快书艺术界的“宝娃”，让王老先看看，来一番“点化”，来一番评头论足，以使之更臻完美。然而无巧不成书，待大家把喜讯和“宝娃”一并奉至王老处时，又恰值王老也正在迎喜事——文化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单位，正在为王老举办“庆祝《王朝闻集》出版暨王朝闻学术活动70周年座谈会”的活动。喜上加喜，焉有不贺之理。于是，著名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刘洪滨、赵连甲等，便偕弟子及演艺

界的一些年轻朋友们，带着节目，前来祝贺。中华曲艺学会会长、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为了向王老祝贺，送来了精心书写的“揉风为诗，剪雪作画”八个巨幅大字。联欢会上，艺术家们演出了相声、口技、女声独唱、山东快书和喜剧小品等精彩节目。受到感染，王老不顾年迈，也登台献艺，在赵连甲的捧手下，即兴演出了其现编的相声《声音下海》。整个晚会火爆、热烈，高潮迭起，台上、台下欢声笑语，群情鼎沸。

演出结束后，王老仍兴致很浓，由晚会现场的节目，以及演员与观众的关系谈起，围绕《中国当代山东快书选萃》一书的编纂、山东快书艺术的表演风格、山东快书艺术形式生存发展的条件、《中国当代山东快书选萃》一书中一些作品的具体情况、山东快书艺术大师高元钧与他的友谊、他本人何以喜爱山东快书和有关曲艺艺术的其他一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广泛地发表了其见地高深的许多精辟见解。

当谈到演员的演出与观众的关系时，他指出：

演员的演出，无论是相声的、小品的、杂技的、快书的或者还是歌唱的，可以讲，好的演员，都会十分注重把观众摆在极其突出和极为重要的位置。比如赵连甲及其弟子于海伦的小品节目，为了引起观众的注意，吸引观众与他们一起进行艺术创造，所以一开场，赵连甲就用了相声惯用的铺垫手法，让自己伪装成一位真的在招聘演员的导演，由于找不到具有男子汉气质的男演员在苦恼；因为现在女里女气的男演员太多、太滥，此种现象不只让导演苦恼，而且让观众也生厌、也苦恼；这样，演员就在观众不知不觉时，把观众拉进了自己的节目之中。这种方式，不只是把观众摆在了重要的位置，而且就是直接拉观众一块儿与自己进行艺术创造了；也恰恰就在此时，一位女里女气的、让导演也让观众为之头痛的“真男人、假女人”的“假女人演员”出现了，应聘来了……试想，这样的情景，怎能不让观众注意，怎能不让观众关注，又怎能不让观众开心，并引起一系列强烈的艺术效果？刘洪滨的山东快书演出，虽然只是客观

地在向观众讲述一个失去了爱人的年轻女子的苦恼，然而即是如此，作为一名颇知观众地位重要的山东快书老演员，他也并没有忘记把观众搁在重要位置上，所以，他便时时、处处用表情、用语气甚至用相关的词语等等，把观众在不知不觉中，拉进了他的故事——他的节目；让大家同他一起去评理，去同情这个遭遇不幸的女子，并和演员一起去进行艺术创造。刘洪滨以说书家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一个年轻寡妇的不幸遭遇，充分地揭示了她错综复杂的内心世界，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封建礼教叛逆者的典型形象。至于李志强和赵福玉说的联字、联句的相声，则更是直接拉着观众与他们一块儿说相声了。试想，如此与观众的密切关系，焉有不产生强烈艺术效果之理？

总之，演员的演出，必须把观众摆在重要的地位，必须使自己的演出能够拨动观众的心弦，并能够引起观众对节目的对比、联想、想像、共鸣和使之在欣赏的过程中，能够对节目进行再创造等等。只有这样，其演出才能够取得成功，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这也正是艺术欣赏的根本原理所在。即：如果没有演员的演出，观众无从欣赏，也无所谓欣赏；而演员的演出，如果没有观众，或如果没有观众的接受和其再创造等等，那么演员的演出，也就无法实现其自身的价值，也就难以完成其全部的或最终的创作过程。有关情形，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消费的生产。生产的消费。”“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媒介；这表现为它们的相互依存；这是一个运动，它们通过这个运动彼此发生关系，表现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处于对方之外。生产为消费创造作为外在对象的材料；消费为生产创造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要。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9页。）

以上我讲的是演员的演出与观众的关系问题。事实上，艺术作品的创作，比如山东快书的脚本（文学）的创作等等，其实与观众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问题。表面上看，山东快书的段子（作品），似乎

仅仅是为山东快书演员的演出而作，但作者如果不考虑观众的需要，或忽视了观众的艺术需求，那么这样的山东快书段子，归根结底得不到观众的认可，自然也不会得到山东快书演员的认可；因为哪一位山东快书演员会去演出一个观众不需要或观众不认可的段子，而去自讨苦吃，或是去自找艺术上的失败呢？由此看来，艺术作品的创作，包括山东快书、相声或是其他等等的曲艺艺术创作在内，其与观众都存在着最为根本的密切关系。正如人们所讲，剧本、剧本，一剧之本。而山东快书的一段或一部文字作品，同样也是山东快书这种艺术形式的根本。

当进一步谈到山东快书艺术的表演风格时，王老的谈兴似乎更浓，情绪更加高涨。他侃侃而谈地讲：

在曲艺界，艺人们的口诀很多，我听说过有这么一句口诀，是这样讲的，叫做：“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一人充多角，神仙龙虎狗。”这是说书家们概括曲艺艺术特点的一句行话。我以为借它来概括山东快书表演艺术的特点甚至更恰切。因为山东快书的表演很强调“做”（表情、动作），风格的特点是粗犷、豪迈，讲究装龙像龙，装虎像虎。譬如高元钧表演的山东快书《武松打虎》，虎啸龙吟，蹿腾跳跃，人兽相搏，满台生风。当然，他又深知自己毕竟是快书表演，是第三人称的，模拟性的。所以又十分讲究“做”得有分寸，不过火，点到为止和重在点醒。尤其在表现紧张激烈的搏斗场面时，也不忘快书的幽默。比如讲到老虎被武松摁住，人与虎奋力相搏得你死我活的情境时：

“老虎说：我不干啊！”

“武松说：你不干可不行啊！”

“老虎说：我得起来呀！”

“武松说：你先将就一会儿吧！”

“老虎说：我不好受哇！”

“武松说：你好受我就完啦！”

此段话虽不多，但以高度的机智风趣，揭示了人与兽相拼，胜

负未决、生死难定的千钧一发时刻人和兽各自丰富的内心世界。堪称惊世绝笔。欣赏者听到此，既不能不心惊肉跳地捏着一把汗，又不能不为武二郎勇武果敢，风趣幽默的态度感到忍俊不禁。此正所谓是精彩而又恰到好处的山东快书表演：不潦草、不拘谨，提得起、放得下，有实感、也空灵，容易懂、有余味，不死做、点得醒，出神入化。充分信任观众欣赏能力的高无钩，相信这种止于点醒的山东快书的表演，对观众来说是可以发挥其碰心的力量的。

听行家们告知，山东快书的这种表演方式，是有着悠久传统的。据高元钧介绍，他听“说武老二”（“山东快书”的早期称谓）的先辈们讲，山东快书的此类表演方式，较早可以追溯到明万历年间一位叫刘茂基的快书前辈身上。传说这位先辈是山东临清一带人，系流落乡间的一位不得志的武举人，既能文，又善武。相传就是他根据流传在民间的武松故事，串成唱词，逢集赶会时，以一种说“热闹”（农村娱乐活动）的方式演唱、说讲故事；但也不像耍杂技的那样卖艺，只是庄户人家的一种现耍（我的家乡四川则称为“耍子”）；演唱时，左手敲打着两块瓦片，伴着节奏；身上斜披着一件长衫，右臂赤着，而空着的一只衣袖，或让其悠来甩去，或将其掖在腰间系着的麻绳或草绳上；同时拉着武术架子，或以赤着的右手臂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边说、边唱、边比划，以豪迈的气概表现好汉武松及其英勇故事。又据高元钧讲，不止这位“武举人”是这样表演的，而且这种表演方式，更以一种以师带徒和口传心授的方式，一代接一代地传了下来直至大约30年代，某些山东快书的艺人，也仍旧是以这种演出方式加以撂地（设在庙会、集市、街头空场上的地摊式演出方式）演出的。并且连高元钧本人也曾以这种方式演出过。为了使这种演出方式不至于失传、绝响，于八十年代中，高元钧还按原有的斜披长衫装束及早先的原始演出方式，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由贾德臣等同志为他录制并保存下了全本山东快书《武松传》演出的音像资料。

历史与传统，说明了山东快书的这种表现方式、表演风格等，

不是后来才有的，更不是偶然形成的。而从更进一步的艺术原理，即从艺术内容决定艺术形式的关系上看，山东快书的这种表演方式与风格，也是顺理成章的。比如仅从山东快书的传统书目上看，除了传统长篇山东快书《武松传》的这十几回表现好汉武松英勇斗争故事的书目之外，像《鲁达除霸》、《李逵夺鱼》和《赵匡胤大闹马家店》等这样一些单回体的山东快书的传统书目，也都无一不是表现鲁达、李逵与赵匡胤等这样一些顶天立地的英雄和他们的英勇斗争故事的；而且上述这样一些书目，每个回目，无一不是在开打中掀起高潮，也都无一不是在紧张、激烈与白热化的争斗中告以结束，或掀起更大及更加紧张激烈的斗争波澜的。既然所表现的内容是如此，那么作为重要传达方式的山东快书的表演，作为一种表现内容的形式，作为一种向观众展示故事情节的手段，自然而然地是要服从其演出脚本——山东快书书目的规定性的。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山东快书的这种豪迈的演出风格与演出方式，是内容使然，是情节与精神由之。自然，形式也不会是全然地和完全被动地服从着其内容的要求与规定性的，特别是当一种艺术样式的形式发展到相对成熟的阶段，或甚至走向相对完美的地步之时，而它则又会反转来更完美或更完善地为表现其内容服务的；不只为完善地表现其内容服务，有时甚至还往往会约束和规定着其所表现的内容，使之更加进一步完善与完美。传统的山东快书艺术样式之所以久传不衰，不断得以发展，除了它有着大量的精彩的传统的书目外，也与它有着独特而又完善的表现方式不无关系。此外，自然也与它拥有着像刘茂基、赵大櫆、傅汉章、戚永力、杨凤山、高元钧、杨立德等这样一批能够完美地和创造性地驾驭山东快书这种艺术式的杰出人物不无关系。因为正是这样一些卓越而优秀的艺术家们，驾驭着山东快书这种优美的艺术形式，从而充分和完善与完美地表现了山东快书的书目内容。

当谈到山东快书艺术形式的生存与发展时，王老很认真地说：我曾不止一次地讲，任何一种艺术样式，它之所以能够独立存

在,而不为其他艺术形式所取代,就在于它有着其自身的独特性和独立性。现在我还要更加具体地讲,作为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曲艺艺术,无论它的哪个品种、形式,如像山东快书、评书、相声、评弹、二人转和快板书等等,它要想能够保持其旺盛的艺术生命力,求得不断地发展与壮大,那么它第一就要有着独特而完美的艺术形式;其次它要有着精彩的艺术书目或曲目;另外,它也还更要拥有着精通本行当艺术规律的绝佳艺术人才(包括表演或创作的人才等等)。以建国后的当代山东快书界而论,如果不是高元钧培养和带出了刘洪滨、刘学智、陈增智和孙镇业等,以及如果不是杨立德带出了赵连甲等这样一些既能演又善于创作的山东快书艺术高手,创作并演出了像《一车高粱米》、《三只鸡》、《抓俘虏》、《侦察兵》、《李三宝比武》、《长空激战》、《金妈妈看家》、《爱八方》、《贺龙赴宴》、《街头哨兵》和《赔茶壶》等等这样一些精彩的山东快书作品,并且又在传统山东快书艺术形式的基础上,对这门艺术形式进行了不断地艺术革新与创造,使之更适应新的时代与新的内容,那么作为当代的山东快书,便不可能有其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艺术辉煌甚至后来的不断发展与壮大。

讲到他对山东快书艺术形式的喜爱,王老操着非常浓重的四川乡音,一边笑得像个孩子,一边十分风趣、十分幽默地轻声细语道:

“我并非偏爱山东快书,但却又的确赏识它的浓重的乡土味、地方色彩、中国气派和诙谐、幽默、豪壮、奔放的艺术风格。”

忆起他与山东快书艺术大师高元钧的友谊,王老很是动情,并颇为怀念地追述:

我老早就听过高元钧的《武松闹监》、《武松打虎》和《一车高粱米》等山东快书节目,五十年代末,并且写文章专门评论过他演的《武松闹监》这个节目。

我们之间交往虽不多,但在艺术领域里,彼此却有着相通的语言与共识。

我喜爱舞台上的高元钧，也欣赏生活中的元钧同志：舞台上的高元钧，演起山东快书，表情丰富，洒脱、大方，操着乡土味十足的山东乡音，时而娓娓动听，时而慷慨激昂地说唱着叱咤风云的人物，颇有大将风度；而生活里的元钧老弟，高翘、英武的大沿军帽，挺拔、得体而又略带几分威严的军呢大衣，则把他装扮、衬托得活脱像一位勃勃英姿的将军。自然，实际上他也是一位被授有军衔的我军高级军官。虽为高级军官，但他待人接物却又质朴、热情、诚执、厚道；尤其与人交谈时，以其舞台上用惯的山东怯口（乡音、方言），浓眉下的眼睛含着深情，慢声、俏语，充满了风趣、机智、幽默；虽在和你认真谈心，却又足让你忍俊不已。

对于山东快书，特别是对于建国后部队快书事业的发展，无论在理论、创作、表演，以及培养人才等方面，他都有着特殊的贡献。

八十年代末，在文联召开的一次会上，我们相遇并相约，说好了他要抽空到我的寒舍——“在器楼”一叙，届时并说唱些喜剧味更浓的山东快书段子给我听，同时也向我介绍些快书方面的历史，以使我更加深入地了解山东快书艺术以往发展的状况。

很可惜，由于他的早逝，而未可如愿。

讲到《中国当代山东快书选萃》一书的编纂，王老流露出几分喜悦的神情说：

现在办成一件事很难。而出版一部书就更是难上加难，要付出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过无论如何，在我建议后不久，终于又把这本《中国当代山东快书选萃》的书编出来了。不只编定，而且要正式出版。这很令人兴奋。

这部书里的作品，都是新中国建立后创作或改编的，是从五十年来创作或改编的数百篇优秀快书之作中精选出来的。因此，书名称“选萃”，我看亦无不可。

谈起《中国当代山东快书选萃》里的一些具体作品，王老就自己感兴趣的某些作品和某些问题，概略地谈了一些自己的见解。他说：

譬如书里选的《一车高粱米》和《李三宝比武》等作品，我看就称得上是山东快书艺术创作中的精品。

《一车高粱米》这篇作品，产自中国人民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生活。它的结尾，虽说夸张的幅度大了些，但它仍是一篇现实主义的佳作，符合艺术的真实。记得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这篇作品影响很大，尤其经高元钧的演唱，通过电台的播出，传播很广，响遍全国，脍炙人口。

而《李三宝比武》与《一车高粱米》相比，则又有了不少发展，它已经比较注重形象的塑造和人物个性的刻画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通过动作、性格化语言、心理描写及运用细节来刻画人物等方面，更加显现了其在塑造艺术形象方面的功力，以及其技巧运用的娴熟与得心应手。譬如写李三宝与张兆虎拼刺比武时，对李三宝即将取胜而“让半步”的描写，即可堪称绝妙一笔。

当然从主题思想上说，作品提倡的是大比武时代的练兵，而今天，我们应该提倡的是高科技的练兵；不过无论如何，练兵中应该提倡的骁勇精神，却应是不谢的主题。

当归结到《中国当代山东快书选萃》一书的编纂及出版意义时，王老很认真地概括说：

这部“选萃”，可以说是五十年来的历史产物，也可以讲是一个以快书之作而浓缩出来的建国后半个世纪内的时代缩影。

作为一部由众多不同艺术风格的快书作家们创作或改编出来的不同题材的山东快书作品集成，作为一部在继承、借鉴传统山东快书书目艺术基础上而产生出来的反映现实生活的快书新作汇编，集中地反映了山东快书半个世纪以来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引下所走过的光辉里程和为社会主义新曲艺发展所作出的积极贡献。特别是作为一些大多都经历过若干次舞台演出实践、受到过观众的好评，并历经了多遍反复修改与反复锤炼的多风格及多特色的山东快书的集成之作，我想其出版的意义与价值，远非用有现实性、时代特色和一般艺术价值

等能予概括。自然，它也远不止于是为新的或老的山东快书演员们提供了一部可资上演的快书脚本集。而其更为重要的意义与价值，恐怕还在于它的承前启后性方面，因为它的成书问世，不只可为造就一辈新的或年轻一代的山东快书艺术人才（包括演出或创作的人才）提供难能可贵的范本与借鉴，而且就其更广泛和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讲，它恐怕或许正是为山东快书艺术的进一步的或新的繁荣与发展而铺下的奠基之石。

在围绕着《中国当代山东快书选萃》一书不少方面的事宜，进行了诸多方面的谈话之后，王老似乎仍言犹未尽，谈兴甚浓，并且更进一步提出希望说：

如果你们中华说唱艺术研究中心，能够创造一个条件，提供一个机会，并找些曲艺艺术界的各方面的朋友们，大家聚在一起，就曲艺艺术多方面的问题，来更广泛地谈谈心，聊聊天，或许这更是一件很有意义和很值得进行的事情。

江 山 月
1999 年 7 月 12 日

前　　言

当我们把《中国传统山东快书大全》编就付梓的时候，就想接着编当代山东快书精品集。因为山东快书真正辉煌火爆、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大曲种，是从解放以后开始的。山东快书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舞台上大放异彩、大显身手的时候，也正是新中国建立以后这个历史时期。在这段时间里，由于广大专业山东快书演员和业余山东快书爱好者的不懈努力，确实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久唱不衰的精品，成为各个历史阶段的代表作，保留曲目。把她们汇集起来编辑成册，可以更好地展现山东快书五十年来的辉煌成就和光荣业绩，也可以更好地总结交流山东快书的创作经验，同时也作为这一曲种向建国五十周年的献礼。恰在这时，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王朝闻王老，在给《中国传统山东快书大全》撰写序言的过程中，建议我们再编一本现代作品集，说这样才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山东快书的整体面貌。王老此言正中我们下怀，所以在完成《中国传统山东快书大全》的编辑任务以后，即着手收集现代作品。由于各曲艺团队和山东快书界的同仁们的大力支持，收到大家寄来的发表于各种报刊杂志的山东快书佳作近 300 余篇，约 180 万字。我们根据每篇作品当时的演出情况或评奖情况，以及发表时所产生的反响等条件，优中选优地选出了 100 余篇，共 80 余万字。这就出现了一本容纳不下，需分成上下两册的问题。但因受到出版经费的限制，实在无力出版两册书，只好勉强压缩筛选，在 50 万字的范围内，选定了 71 篇，编成现在这个样子。经

过这一筛选，确实是忍痛割爱地删去了一些很好的作品。特别应当提到的是所有的中、长篇均被删去，实在可惜。像陈增智的中篇《武功山》、朱庚寅的中篇《心有灵犀》、刘洪滨、刘树强的长篇《马本斋传奇》、孙镇业的长篇《鲁智深》等，都在山东快书创作史上占有一定位置，思想艺术质量达到一定水平，堪称当代山东快书的精品，但都因篇幅所限不得不弃之本集之外，实在令人扼腕！

在这 71 篇中，我们还选编了 16 篇中段。何谓中段？这是介乎于单段与小段之间的一种形式。大约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活跃在舞台上的山东快书演员所演出的节目，大多是这种长短约 100 句上下、演出时间约 5、6 分钟左右的段子。这种段子内容不像单段那样复杂，也不像小段那样简单，它既有如单段的完整结构，又有如小段的幽默包袱，不长不短，很受欢迎。与这种演出形式相适应，也就出现了一大批这种中段作品，有的确实十分精彩，所以我们就从中选择了一些，定名为中段，一并收入到这个集子里来。

这次选编的 70 多篇作品，既要考虑作品的时代精神，又要考虑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还要考虑作品题材范围和作者分布情况，尽管我们绞尽脑汁、精心选编，也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甚至会出现遗珠之憾，我们也只能尽其所能了。

作品目次基本上是根据发表年月依次编排的，有些作品未查到具体发表年月，就根据作品所写内容的时代背景大致估计穿插其中了。所有作品我们都未作加工改动，尽可能保持其历史原貌，重现在读者面前。

编 者

1999 年 4 月于北京

目 录

老树新花

- 记美学家王朝闻谈山东快书艺术及《中国当代山东快书选萃》
..... 江山月(1)
前言 编 者(1)

单 段

- 一车高粱米 刘学智 王桂山(3)
三只鸡 李 二 刘学智(16)
侦察英雄韩起发 刘 鹏(28)
抓俘虏 王桂山 刘学智 高元钧(37)
拖飞机 刘成辅 梅喜东(50)
侦察兵 声 远 原作 白奉林 刘学智 修改(67)
鬼火